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機畧第三

晉衛瓘初仕魏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將軍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

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
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
惟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
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
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軍信之而止
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
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
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

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繇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

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啟請伐吳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叅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潛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

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
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
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
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時衆軍
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
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
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

束手議者以書謝之孫皓既平封當陽侯

王濬為龍驤將軍太康元年正月率師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鑠燃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猝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

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周訪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湘中賊帥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後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征討都督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待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取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剋引兵向江

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
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
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震江
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
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桓督
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
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
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

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
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
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訪將請待
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
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
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
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
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

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

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初北中郎將劉演拒於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是時蓬陂塢主陳川以眾附石勒逖率眾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

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
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收逖軍開東
門相守四月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憇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
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
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
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宵遁

蔡謨為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

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
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
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
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
防備甚有算畧

謝尚為安西將軍禦後趙於壽春初尚之行也使建武
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興與其大
將軍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

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叅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請之曰
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
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
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齋璽馳還枋頭尚
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温嶠為中壘將軍時王敦反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
朱雀桁以挫其鋒明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
袁喬為江夏相桓溫伐蜀以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
彭模去賊已近議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
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
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
而進棄去釜甑齋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
俱進

前涼謝艾為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

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輶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及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

又云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象鳴牙中艾曰象

逸也六博得象者勝今象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前趙游子遠為劉曜將巴氏叛子遠討之盡破氏衆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強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

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

宋王鎮惡晉末為安遠護軍討蠻帥向博底根據阬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求

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埋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後隨高祖北征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從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弋仲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

見艦沂渭而進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士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東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無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

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
嚴肅百姓安堵

朱齡石晉末為持節益州諸軍事義熙十年率衆征蜀
既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
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
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
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

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齡石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偽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為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

臨川王道規晉末為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

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
赴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
檢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
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厚加
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
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魯宗之率衆數千
自襄陽來赴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
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

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
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
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
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
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竒計以吾去未遠
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徃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反
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
解南蠻校尉印以授諮議叅軍劉遵馳徃攻謙水陸齊

進謙大軍遂敗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
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
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悉焚燒不視衆乃大
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於江西出擊義
陽郡與盧循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叅軍劉基破
道兒於大溥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家魯
宗之已還襄陽遣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
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

規使劉遵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使遵為遊軍衆咸云今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何無忌晉末為輔國將軍瑯琊內史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

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爾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江道晉末為殷浩諮議叅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

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檀祗高祖時為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

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祇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

宗慤為震武將軍文帝時隨交州刺史檀和之討賊破圍區粟城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沈靈寵為建威將軍時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反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詔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潯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順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

垣護之為輔國將軍南郡王義宣反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

救甚急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
龐法起率衆襲姑孰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
斬獲及投水死者盡玄謨馳信告柳元景曰西城不守
唯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
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
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沓謂玄謨曰今當
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
此奔敗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

潁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後為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隨張永攻碣磈先據委粟津魏杜道生與其尚書伏連來援碣磈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魏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運長史甲首數千魏軍乃退思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於思話復令渡河戍

乞活堡以防追軍

柳元景為廣威將軍隋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
攻郡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
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
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
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
發蠻衆驚擾投郿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無復寇抄

呂安國為寧朔將軍時晉安王子勛反以殿中將軍劉順為司馬以前右軍將軍杜叔寶為長史太宗遣安國與輔國將軍劉劭西討鎮歷陽為諸軍總督叔寶本謂臺軍停在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齋一月口糧既與劭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遣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安國謂劭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苟復催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爾若

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以為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

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
兵在後正相去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與回戰
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
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
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
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叅候叔寶果棄米車奔
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
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

沈攸之為寧朔將軍與南賊對軍賊帥袁顛復率大眾
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
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
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
者必彼戰失利唱虛聲以惑眾爾勅軍中不得妄動錢
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
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
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往南陵迎米為臺軍所破燒

其資實胡於是棄衆奔顛亦叛走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伐沔北諸山蠻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

張興世為龍驤將軍明帝即位四方反叛興世領水軍拒南賊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

糧運自艱制勝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善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

夫率壯士數百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
得活是月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
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過其糧
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張興世遂與
吳喜共平江陵

南齊劉懷珍仕宋為輔國將軍明帝勅懷珍權鎮山陽
先是青州刺史明僧暲遣將於玉城築壘以逼沈文秀
塹壁未立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

將軍王廣之五百騎馬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曷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帥規為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民見於名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耶遂進至黔陬偽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柄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鄆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

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滿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
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正宜簡精銳掩其不備爾遣
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
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
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歸

張敬兒宋末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齊太
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
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

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輦側回佯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宋末周山圖為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在湓城使城局參軍劉晔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

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垣崇祖宋末為胸山戍主胸山邊海孤險人皆未安崇祖嘗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魏魏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垣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心腹曰賊此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

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
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赴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魏叅騎謂其
軍備甚盛乃退後為豫州刺史建元初魏梁王郁豆眷
及劉昶馬步三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
寡當用竒計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
不固今欲堰淝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何如衆曰
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

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澠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上謀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澠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沉溺此

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衆繇西道集堰內分軍東路內
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
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
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王元邈為梁秦二州刺史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
部陷白馬戍元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
保仍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
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

元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元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為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東南海太守

裴叔業為持節督徐州諸軍魏主寇沔北帝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曰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掠伐虜界則雍州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從之

梁劉坦齊末為長沙太守行湘州事時東昏遣安城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

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自是湘部諸郡悉皆
蜂起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
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畧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
州鎮軍鍾元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
定計刻日攻州城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
城門遂不閉以疑之元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
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未起而收兵
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

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畧與僧桑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

韋叡為輔國將軍天監四年督衆軍伐魏叡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爾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

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
拔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
數百步跨淮通道獻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
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獻
即遣之關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艦載草灌之以膏從而
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
奮勇一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

絕脫身遁去

陳慶之為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恒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三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明威將軍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來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

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庾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初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夫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韋載初仕梁為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降高祖高祖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

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侯安都梁末為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城游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一千三百人開東西掖門

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

侯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瑱於梁山與王林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王琳亦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戰檻州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溺死者有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於浦

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
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
其敵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東下去蕪
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來助
琳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
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猶子子會領鐵騎
二千在蕪湖洲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瑱令軍中晨
炊蓐食分槌盪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

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於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瑱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於蘆荻中棄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擒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其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等乘单舡艣冒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

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於京師

周文育為平西將軍時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會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勵守郡城自出豫章據於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頤頓軍苦竹灘傳泰據瓌

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舢舨三百艘艦百餘
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
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文育不許乃
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
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
豫章郡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繇
間道兼行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頎蕭勃下流
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

陽頴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頴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頴乘舟而醮以巡傳秦城下因而攻秦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諸軍事

周文昭為都督安蘄江衡司安等州刺史北齊遣尚書
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入自巴蘄與文昭相遇文昭留羸
弱輜車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繇間道邀其後大敗
騫軍虜獲器械驢馬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
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帥以城降

章昭達為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歸於江陵時蕭歸與
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
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

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
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棲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
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蕭摩訶為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
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
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
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鑊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
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

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寨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賑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

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

岳陽王叔慎為湘州刺史時隋兵南伐叔慎偽遣人奉降書於隋將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又令數百人屯於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於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

乾
坤
廣
濟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七
至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四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機略第四

後魏李先明元永興中為安東將軍與上黨王長孫道
生率眾襲馮跋乙連城剋之悉虜其眾乃進討和龍先
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
填城擊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

不從遂掠民而還

蒲城侯崙太武時為統萬鎮將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
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
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火
以精兵自後乘之破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沛郡公禎為司衛監從太武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
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古弼為安西將軍從太武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

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太武使高車勅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陸侯為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人以叛太武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太武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惠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劉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為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

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畧定之於是侯
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為無能為也既至申揚威
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
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
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
食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
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
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

無二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太武大悅

源賀為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為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爾太武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銳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

餘萬頭及圍姑臧繇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
遷征西將軍後為征南將軍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於
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
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
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
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
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
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

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常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

劉潔為尚書令從太武破蠕蠕大檀于雲中潔言於帝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為二道討之帝然其言

濟陰王新成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

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兢飲遂簡輕騎縱擊
俘馘甚多

李崇孝文帝時為安東將軍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
人多應之騷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
歸於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
散後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時梁人於浮山堰淮以灌
揚徐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之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
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

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

中山王英初為梁州刺史孝文時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

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微其前合擊破之盡俘其衆懿
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皆懼咸欲奔
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
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心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
殄遂圍南鄭會蕭懿遣將伐獠英統軍為其所敗後英
以竒兵掩之盡皆擒獲被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
勒精兵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也英還一日猶
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

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後與邢巒討梁將齊苟仁于懸瓠城英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尅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吏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

進師攻之聞梁遣其冠軍將軍彭兌生驃騎將軍徐超
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
勢易攻爾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兌生等既入
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梁太
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
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人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

尉元孝文時為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元上表

曰臣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左海岱既平仍忝徐
岳素殮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
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
豫備為先且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
此時劉或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
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
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
籠達因於負罪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靈威

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慙負饜南叛
每懼姦圖狡誘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
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
事為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先薛安都以徐州
內附以元與孔伯恭赴援元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
表曰彭城賊之要藩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
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城此自然之
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

尅定更運軍糧元又有表曰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
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
此之戍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抗拒或希幸非望
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
明從淮南到鎮稱劉或遣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
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明所言
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
于杏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

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畧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繇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趣青州路繇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南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愚臣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傳永孝文時為豫州刺史平南將軍王肅長史齊明帝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畝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

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
馬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
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於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
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
永適還州肅復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茂
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
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
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

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使開門奮擊遂
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
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爾
既不測我之虛寔足喪其膽執俘足矣何假逐之獲叔
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

奚康生孝文時為中堅將軍討吐京叛胡辛支追至車
突谷康生詐為墮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
矛殺數十人胡遂奔北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

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

辛祥為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諭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偽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分散擒平虜并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

楊椿為平西將軍時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叛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

溪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
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
盜非有經畧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
死爾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必輕
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
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
銜枚夜襲斬瞻而傳其首

椿弟津為定州刺史時賊帥薛脩禮杜雄周殘掠州境

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

田益宗為征虜將軍宣武景明初梁遣軍主吳子陽率

衆寇三關益宗遣梅與之等擊之獲其二城益宗上表
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
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颼
無以速其揮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
常以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
時民庶窮於轉輸兵甲疲於戰鬥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
下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碁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
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

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
行師必繇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
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
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
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
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
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
于春末弗過十旬尅之必矣宣武納之遣鎮南元英攻

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
釣城積聚梁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
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者千
五百人食米運舟焚燒殆盡

源懷景明中為車騎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
魂江揚職為亂逆肆厥狂悖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
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
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

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
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
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
牆之釁藉其分離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
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
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王濬有言皓若暴死
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使蕭衍克
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

之去建業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
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
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
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
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既欲亡之諸藩
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為且
十月五日行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
假今天罰寶融行兵獲進則行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

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
繼至殄瘁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
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算也以
衍事克遂停止始中蠕蠕寇邊詔懷禦之懷至雲中蠕
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
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
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
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

莫之能制雖比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適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與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禽居之徒親較長短固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咸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藩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士盪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簡行要險防

逼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今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
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
廣兵勢亦盛耳北方沙漠夏之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
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
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
憂矣宣武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

任城王澄宣武時為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表曰蕭衍
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

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
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使水且灌且戰淮南之地
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
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
南濟可為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
畧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
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為魚矣
澄弟嵩宣武時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融

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罵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
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
寶融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
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兼獲同心并力除衍衍平
之後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
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耀
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
援而接之總兵并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念

懈之勢已著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
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
建業乃止

安定王燮宣武時為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
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為錫壤然胡夷內附遂
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
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
羌魏兩民之交許雒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

翼形勢名都實惟西蕃與府今州之所在豈惟非舊至
乃居崗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諱諳明昏
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
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植舊雉
功省力易人各為已不以為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
得人况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無
是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灾緣此契澗稽延至此去歲已
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

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鑒遠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
移

蕭寶夤為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浮山堰
淮以灌揚徐除寶夤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既成淮水濫
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
水乃小減

邢巒宣武時為安西將軍既平蜀巴西乃表曰揚州成
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

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
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
鄧元超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
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
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
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鏢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
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
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

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
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
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
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
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常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
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復
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
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

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
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
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
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克闢淮外既以風清荆沔
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
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
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
唯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

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逕度大劍既克南安
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譁然懷惠瞻
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
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
幾殄寇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
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
保民未欲經畧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
鳥詔曰若賊敢闕關觀機剪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

以悅邊心平蜀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故也况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取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尅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旦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

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
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
世清則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伐大事不易
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
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
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
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尅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
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

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
彼得之則大尅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
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
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
蒲何揚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
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
仕進至於州網無繇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
是以鬱怏多生動靜建議之始嚴立思自號巴州刺史

尅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
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為
國有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崔延伯宣武永平中為後將軍幽州刺史梁衍遣其左
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
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羗生挾
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
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

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繇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北平碭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

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

袁翻孝明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會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

叔名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
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
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
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雒食定鼎
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
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
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
蠕者正繇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即下

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繇也今孀
孀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
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
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
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
郵附百王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
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
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不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

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令主爾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民皆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

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于西
裔分其降民各有收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
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
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
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
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
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

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
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厲
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
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
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
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
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
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

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
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定見處置得所入東西海之
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
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
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
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駃狼
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
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

浪時朝議是之

曹世表孝明時為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辨反於州界為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州以世表為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舉病出外呼統軍是立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辨皆州民

之望為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
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湛僧珍自走東
南請服鄉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即
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
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辨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
名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辨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
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
如故

賀拔岳孝莊時為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略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數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

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
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慕容儼為京畿都督孝宗時西荊州為梁將曹義宗所
圍儼應募赴之時北平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
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劔
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叱列延慶孝宗時為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前廢
帝即位幽州刺史劉靈助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結

附劉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
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
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
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
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
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
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
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

西聲云將還揀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侯淵為驃騎將軍討韓樓配卒甚少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

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樊子鵠出帝時為東南道大行臺時蕭衍遣元樹入據
譙城子鵠討之逆戰大破梁衆遂圍譙城樹勒兵出戰
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武遣救乃分
兵擊梁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
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
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
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

北齊堯雄初仕後魏為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兵二千人

薛循義為東魏衛將軍從神武戰沙苑退還晉州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甚嘉之

斛律羌舉東魏時為都督從神武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斛律金為東魏汾州刺史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點兵莫有應者

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
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
敗喪軍士八萬侯景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
厚射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
先請還幾至危矣

盧勇行雒州事東魏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
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
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

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逼夜而還廣州守將賂超以城降神武令勇行廣州事

張亮為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鑿鑿頭施鈎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引鑿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段韶為并州刺史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

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賊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子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

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冢宰

許惇為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
討引消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

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雒州刺史周武
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
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急速
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
至乃解圍去

欠二二〇五

册府元龜

三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四